

时政点击

房贷政策松动说明了什么?

最近坊间再一次热议二手房房贷政策松动的话题。称一些商业银行对购置第二套房的客户开始“灵活”起来,比如,如果第一套的贷款已还清,那么第二套房贷办理起来就跟第一套房无异。报道一出,同城其他媒体迅速去跟踪采访,结果大部分商业银行给予否定,个别银行未置可否。难道又是一场媒体“炒作”?

商业银行大都给予了否认。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结论说,所谓的“第二套房贷政策松动”是子虚乌有的事。要知道,尽管银监局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对商业银行具体实施方面的监管措施却很难得力。比如,不排除个别银行通过装修等方面的“返利”,来招徕有第二套房或多套房需求的居民或投资者。

也就是说,不排除有关第二套房贷政策松动的消息,是一些银行等机构欲搞搞“主动”“放风”之举。这一行为或映射出,在房地产从紧调控时期,交易惨淡,商业银行以往给职员委定量放贷指标遇冷,这种情形下,必然会出现一些“灵活”的手段,而法律法规不完备的第二套房贷这一块,容易被作为一个“切入点”。

实际上由于购买第二套房的门槛提高了,更多的变通渠道就多了起来,公积金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方面的特征就很明显。由于第一套房用商业贷款的话,购置第二套房公积金贷款可享受首套房贷政策,即使第一次也是公积金贷款,如果你还清了,第二套房也不受影响。统计资料显示,3月上半月,报送公积金贷款管理中心审批购房申请数量较2月下半月环比上涨了21%。

住房抵押贷款是另一通道。按规定将自有产权房抵押出去后贷出来的款只能用于购买家具、装修等消费用途,但有客户或投资者拿去购房,是难以避免也很难去监管的。

事实上,房贷政策出现松动的大环境是楼市重新回暖迹象显露。有三个支撑元素值得关注。一是3月18日,发改委公布的数据表明,2月份全国70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0.9%;第二,1月中旬以来,股市不振,央行的数据表明,不少民众重新选择了将钱存入银行而非投入股市;第三,阶段性调控有告一段落之势,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简称“建设部”,下同)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沈建忠最近表示,建设部不主张“拐点论”,房价上涨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这是官方又一次暗指,房价短期内不可能有下跌或大跌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严格房贷办理的一些“房门左道”,而是说,在楼市回暖、炒房情绪又可能再度抬头的形势下,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不能有丝毫松懈,同时需要根据像第二套房贷政策导致的众多变通方式(包括合理变通和“骗贷”)等具体情形,对市场的需求加以合理引导。而作为普通民众来讲,无论对于“房价大跌”还是“第二套房贷政策松动”的消息,都应多个心眼,无论是谁在炒作或是欲搞搞,都应分门别类,先探究一下其背后的动机。 东方愚

一场要“将政府关进笼子里”的改革

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有关政府改革的提问时,突然提高声音强调说: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财政史恰如其分,因为政府的日常工作,简单一点来概括,可以说就是收钱与用钱。各个社会群体或明或暗的利益诉求,最后都会集中于一点,那就是

如何收钱与用钱,并因此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公平、公正程度。

政府不能不收钱,没有钱,政府与国家就不可能存在,更不要说提供任何公共服务了。诸如税、费、罚没财产等等,都是政府收钱的形式之一。

不能不收钱,却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收钱。一个个独立的人之所以要放弃天赋自由组成国家,是因为国家能够提供给他们更好的生存福利和保障条件,能提供个人无力自己生产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收钱,那么迟早有一天,除政府外所有人都会成为穷光蛋。

同样,政府不仅应保证收的钱必须用于公益,而且还要特别强调使用的效率。因为

任何时期能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是极其有限的,它经不起无端地浪费挥霍。

联系中国现实,每个人都能想象到改革的艰难,这是革政府权力的命,要求束缚政府的权力。想一想这数十年来,但凡与政府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改革,往往以尴尬收场的历史,且以往各项改革的艰难程度,尚远远不能与旨在实现“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宏观意义上的财政体制改革相比,不得不令人对这项改革的走向与结果担忧。

小布什曾经这样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温总理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样一场财政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一场要将政府关进笼子里的改革。决定这场改革成败的,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亿万公众是否真正成为改革的主角,而不是政府内部改革的旁观者。

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人依然会为了一个美好的希望感动。正如在收看记者招待会时,当温总理突然提高声调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时,我也感受到激荡在他心底的感动。

许斌

别轻易否定6小时工作制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姚敏敏建议,有必要在劳动法的框架下,建立起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这个建议一曝光,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请注意,姚敏敏代表的建议,具体到“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等等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6小时工作制”建议。

首先要厘清的是,这个“6小时工作制”并不是只为公务员“说话”的。“6小时工作制”对公务员来说,确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那些劳动在最辛苦第一线的产业工人,在制度上每天工作时间从至少8小时减少为6小时,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减轻其劳动负担,或增加其劳动收入。

有许多知识型的工作岗位,其实是无法按照“工作时间”来计算的。想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实际上在工作之外,要付出更多的“小时”。

“6小时工作制”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显然是太超前了。可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6小时工作制的建议,其本质价值也就在这里:或者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标准,或者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当我们最基层的劳动者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与公平正义基本接轨了。 徐迅雷

顾彬说的是大实话

去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厉言疾色,说中国当代叙事文学是“垃圾”。继“垃圾论”后,最近他又指责中国作家不学无术,一有空就喝酒、吃饭。一些作家热衷于写剧本,而剧本不是文学他认为,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

顾彬的话说得很冲,但却不离谱。他只不过是依照常识,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把原本属于文学的归位到了文学,把非文学的排除到了文学之外。

顾彬说剧本不是文学,是一种特指,是说中国作家写的影视剧本非驴非马,不是什么正经文学,而莎士比亚写的当然是文学,《哈姆雷特》是伟大的文学,元杂剧同样是了不起的文学,《窦娥冤》的文学价值没有谁做过低估。诺贝尔文学奖也授予那些杰出的剧作家,2005年,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靠剧作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授奖哈罗德·品特的理由是,“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而影视剧本,从来就不在文学传统之内。用影视剧本拍出的影视剧,就是再卖座,就是获奥斯卡金像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也不能视为文学的光荣,那是影视剧导演的胜利。没有哪本严肃的文学史,会把影视剧本摆进去,它们只能进影视史。甚至于码字儿卖给好莱坞的美国人,除非他写出了像模像样的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否则的话,连作家的头衔也戴不上。说影视剧本不是文学,主要是因为主宰影视剧本的是商业加导演加影像,而不是剧本文字。国外一些极端的导演拍影视剧,连剧本也不用,大牌儿演员临场发挥,说改词儿改词儿。影视剧本,说白了,它就是影视剧的一个部件。这样的东西,怎么能文学起来?

中国作家写影视剧,确实如顾彬所言,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它就是个码字挣钱的活儿,带有很强的寄生性。胡编滥造的影视剧写手,主要关心的是钱,而不在意什么文学成就。相比于文学这个苦差事,写影视剧来钱又快又多,一些作家,是很乐意弃文学奔影视的。这样的作家,不管他拿出什么样的借口,说到底,是丧失了独立的文学精神,同时,也代表着创造力的萎缩。

顾彬,是个白头发的德国老头儿,他说的话虽然很刺激,却是值得深思一番的大实话。 今语

办暂住证中大奖何其荒唐

近日,温州瓯海公安分局梧田派出所为调动辖区外来务工人员申领暂住证积极性,从3月初开始推出有奖登记新举措,活动设若干个等级奖,其中一等奖1万元、二等奖5000元、三等奖2000元。活动开展以来的近两周时间以来,已有10300多名暂住人员前往登记,登记人数呈“井喷”状态。人们不禁要问,派出所以抽奖的形式

开展暂住证办理是合法吗?

浙江嘉瑞瑞律师事务所的张付刚律师认为,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是抽奖,便属于博彩的范畴,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后方可实行。这就是说,派出所无权举办这样的抽奖活动。既然抽奖属于博彩的范畴,如派出所这样的执法机关更不应该参与其中。

显然,由派出所直接操办这类具有博彩性质的抽奖活动,于法无据,影响不好,万一操办不当,出现腐败行为,那会给执法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执法机关应以坚守真理、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干干净净为民办事,用抽奖方式调动民工办暂住证的积极性这类活动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还是不为好。 辛利

哈尔滨奴工案试剑劳动合同法

在哈尔滨市呼兰区一处居民楼顶层狭小的房间内,竟然关着几十名智障男子。他们白天被集中送到建筑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逃跑被抓住就要遭到殴打。这些人都是被从车站等处哄骗来的。随着一名民工突然坠楼死亡,这一黑幕才被警方揭开。“只要有一个人被奴役,全世界都不自由;只要有一个人被侮辱,整个人类都失去了尊严。”——约翰·肯尼迪的这句话,实在值得不断重温。如果说,对人的奴役与侮辱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一条悲伤的河流,那么我们都清楚地看到那滞重的水流,在流经山西黑砖窑之后,又抵达了哈市这个囚禁着33名智障苦力的黑窟。哈市黑窟,成为再版的“黑砖窑”。

在哈尔滨市呼兰区一处居民楼顶层狭小的房间内,竟然关着几十名智障男子。他们白天被集中送到建筑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逃跑被抓住就要遭到殴打。这些人都是被从车站等处哄骗来的。随着一名民工突然坠楼死亡,这一黑幕才被警方揭开。“只要有一个人被奴役,全世界都不自由;只要有一个人被侮辱,整个人类都失去了尊严。”——约翰·肯尼迪的这句话,实在值得不断重温。如果说,对人的奴役与侮辱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一条悲伤的河流,那么我们都清楚地看到那滞重的水流,在流经山西黑砖窑之后,又抵达了哈市这个囚禁着33名智障苦力的黑窟。哈市黑窟,成为再版的“黑砖窑”。

一样的奴工景象,一样的丛林法则,一样的权利迷茫。然而从山西黑砖窑到哈市奴工案,难道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改变?显然不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是,黑砖窑之后,第四稿《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6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全票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哈市版“黑砖窑”事件,就发生在《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之后。

黑砖窑事件的出现加速了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进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诚表示: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情,这部法律可能还得讨论一段时间。因此《劳动合同法》的有关条款,也根据黑砖窑事件的影响,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如第95条第一次对劳动行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等行为规定了具体赔偿和责任。

当资本与暴力呈现出罪恶的猖狂和倾向之时,我们需要向什么索要正义的允诺?显然,黑砖窑所暴露的,也正是我们必须要用

来追问哈市奴工案的。那依然是一个地方的劳动监督检查制度、工商登记制度以及公安管理工作等等。从目前的报道中,我们仍难以知晓哈市这起奴工案最早起于何时,只知道其中一名打手是“去年9月被弄到这里”来的。也更难以知晓,除此之外还有多少类似的奴工案件,或有无像山西那样政府官员参与贩奴的现象。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奴工开始存在,那么其背后必有相应职能部门的失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市奴工案是对劳动合同法的一次“试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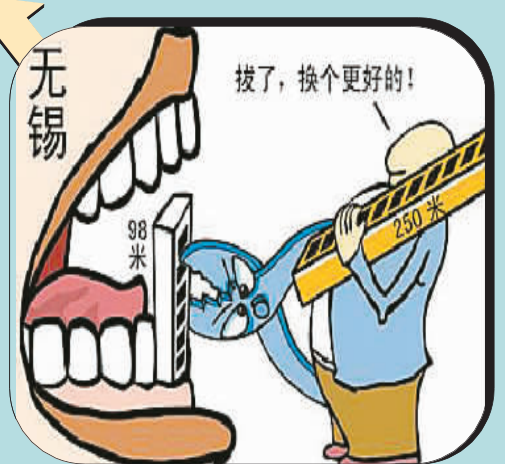
当黑砖窑事件已经催生一部劳动合同法,哈市版黑砖窑就已不再可能只是向我们提供一种立法理由了,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只能是对于职能部门执行力的拷问。 杨耕身

政府炸楼不吃亏

江苏无锡将炸掉建成7年大楼再建250米高。在高层爆破的问题上,无锡市规划局一位工作人员认为“炸楼,政府并没有吃亏”,“建一个新的更大的医院,政府花掉10亿多点,而转让一个老医院地块就获得12亿多元,应当说政府实现了盈余,此举是成功的。”

企业主动接受损失和浪费吗?不会,趋利目的决定企业不会干赔本买卖。企业之所以愿意“损失”和“浪费”,是因为企业可以从其他途径弥补这种损失和浪费。比如,企业用这块地搞房地产开发,这些“损失”和“浪费”就会转移到房价成本或房租中,而最终承担者是购房者和租房者,是购房或租房的民众。

所以,政府尽管没赔,但民众却赔了,民众为炸楼的损失和浪费埋单。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振振有词地讲“炸楼,政府并没有吃亏”,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文/图(右) 张兮兮



Advertisement for 'Wangfu' restaurant and spa services, including '至尊水疗' (至尊水疗) and '心灵国际' (心灵国际) with various offers and prices.